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28

# 延安 文艺大系

—— 主编 刘润为 ——

文艺史料卷·下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延安文艺大系

## 文艺史料卷下

主 编 任一鸣

**CLP**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一、文艺期刊的分别介绍

### 《前线画报》

(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创刊)

《前线画报》，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创刊于延安，由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政治部《前线画报》社编辑，八路军政治部出版发行，是一个以战士作为主要对象的部队画刊。江丰、蔡若虹等先后任主编。

该刊为三十二开本，套色印刷，毛边，每月出一期，定价一角。内容以画为主，配以文字说明，有时也发表短文。

该刊确定的主要任务是：

一、表扬前线将士的英勇战斗与伟大战绩，来加强全国军民之胜利信心；

二、揭发敌人的残暴行为与汉奸托派等无耻奸细的阴谋罪恶，来加强全国军民的杀敌意志与彻底肃清一切奸细的决心；

三、介绍前线军民亲密合作之模范行动，来影响与推动全国各地之军民合作；

四、介绍敌后游击战争之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造之经验，供给全国抗战部队作为参考。

根据这个编刊方针，《前线画报》的内容主要是反映我军前

后方的战斗、生产和学习情景。同时，也有世界各国对我抗日战争进行支持和援助及国际形势方面的内容。为了对战士进行教育，每期还发表揭露日、汪、托匪、汉奸罪行的作品。国内外的政治情况、各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我军战绩、敌寇暴行等，都得到了反映，内容很充实。

从艺术上看，《前线画报》也是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既有单幅画，也有组画和连环画；既有漫画、木刻，也有彩色画；既有诗配画，也有短篇文字；既有战争形势地图，也有军政人物像。此外，还有适合战士歌唱的群众歌曲、绘画基础知识和通俗自然常识等。

当时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著名美术工作者，给了《前线画报》以很大的支持，经常供给该刊作品发表，如华君武、陈叔亮、朱吾石、西野、马达、陈钧、王曼硕、钟惦棐、焦心河、蔡若虹、杨廷宾等，都是《前线画报》的作者。

一九三九年七月，适值《前线画报》创刊一周年，编委会特撰文总结一年间的编刊情况，表示：“本刊力求内容充实，期能给战士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教育以帮助。并争取内容之更加前线化，多反映前线的指挥与壮烈行动。”同时提出：“热烈地要求前线的指挥员同志们，给我们更多的帮助，要求本刊读者给我们更多的批评和指示。本刊同仁也当尽绵薄之力，要求内容之充实，编排之活跃，印刷之精美，以达读者之厚意。”

《前线画报》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编辑、出版和发行，一直坚持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出版四十多期，对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八路军政治部决定《前线画报》停刊。对此，《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消息：“八路军政治部所出的《军政杂志》，以及《前线画报》，自创刊以来为时颇久，……

近来因寄往前线不便，前方材料亦难收集，加之纸张缺乏，上述两刊物决定停止出版。”

· 有关史料 ·

《前线画报》“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同志们：

《前线画报》与你们见面，已经有几个月了，它抱着无限的热情，希望担负起下列的任务：

一、表扬前线将士的英勇战斗与伟大的战绩，来加强全国军民之胜利信心；

二、揭发敌人的残暴行为，与汉奸托派等无耻奸细的阴谋罪恶，来加强全国军民的杀敌意志，与彻底肃清一切奸细的决心；

三、介绍前线军民亲密合作之模范行动，来影响与推动全国各地之军民合作；

四、介绍敌后游击战争之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造之经验，供给全国抗战部队作为参考；

五、提供一些课外工作的材料，给前线部队采用。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为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然而，同人等能力绵薄，有赖于前线后方的指战员及工作同志的帮助。因此，希望同志们：第一，多多投稿；第二，经常给我们以批评和指示。

顺便告诉同志们，今后的《前线画报》，决定增加篇幅，每期印三十二页，并使漫画与木刻联系，石印与铅印联系；印刷装订力求美观，以期无负同志们对本刊之爱护。

敬致

民族解放之礼！

编委

（原载《前线画报》第八期，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

延安文藝大系

## 《前线画报》的一周年

在一年前的这个月里，我们这个小刊物——《前线画报》呱呱坠地了。到现在，刚满一周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它部分地反映了我军英勇抗战的光荣事迹，后方民众热烈动员的情形，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日寇在华之阴谋与暴行，汪派、托派及一切汉奸的卖国阴谋活动……。同时亦给部队课外工作以少许参考材料。

当然，这些事实的反映，材料的供给，还不够得很，我们承认自己主观的力量：人力与物力，都实在很薄弱。所感谢的是读者和作者的爱护，使本刊能够在过去的一年中，总算尽了它一点应尽的使命。

现在抗战已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敌人的进攻与政治阴谋都更加残酷而毒辣，民族败类——汉奸、托匪、汪逆等更加无耻地效忠敌人，极尽其挑拨离间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能事，企图造成分裂，陷国家民族于失败灭亡之途。因此，更加需要把我们宣传的锋芒，针对着万恶的敌寇与民族败类——汉奸、托匪、汪逆等等，揭发其残暴的兽行与卑鄙的阴谋，更加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坚定胜利的信心，坚持抗战到底，把日寇强盗打出鸭绿江边，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同时本刊是前线战士的读物，用通俗而生动的方式来达到武装战士的头脑的任务。因此，本刊也力求内容充实，期能给战士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教育以帮助。并争取内容之更加前线化，多反映前线的英雄战绩与壮烈行动。

为此，我们热烈地要求前线的指战员同志们，给我们更多的帮助；要求本刊读者给我们更多的批评和指导。本刊同人也当尽绵薄之力，要求内容之充实，编排之活跃，印刷之精美，以达读者之厚意。

编委

（原载《前线画报》第十二期，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

## 《文艺突击》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创刊）

该刊物初以油印本出过两期，由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突击

社编印，社址在延安北门外杨家岭。这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与鼓舞下在延安最早诞生的一个文学刊物，是由奚原、柯仲平、刘白羽等发起创办的，刘白羽任主编。毛泽东同志为该刊题了刊名。那是在第一期稿件编齐以后，奚原按照大家的意愿，给相距二十余里的毛泽东同志写信，并附一小张宣纸，请他给题一个报眉，毛泽东同志当即在附去的宣纸上挥就了三个“文艺突击”，并批复：“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大家接到批复及报眉后，倍受鼓舞，很快就出版了《文艺突击》创刊号。该刊原定每月出三期，每期定价五分，由各书店零售。可惜由于战争环境的艰苦，致使已经出版过的两期油印原件已经难于找到，仅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和三十日《新中华报》的报缝中见到有关消息和目录，宣称：“它是：延安文艺的拓荒者！抗战文艺的突击队！文艺青年的好粮食！”内有小说、诗歌、散文、理论、批评、通讯等。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该刊又出了铅印版创刊号，为三十二开本，竖排，仍用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眉，一至四期多为艺术作品，前三期为半月刊，每月一日和十六日出版，每期二十四页，均设“工厂文艺”专辑，每期定价仍为五分。第四期起改为月刊，增设“短论”栏，共四十八个页码，售价一角。此四期合为第一卷。

该刊自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五期起，出革新号，改为十六开本，每期四五十个页码，竖排，用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另一报眉。它适应并力图反映和推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精神的总动员，在革新号创刊词中说：“它将不是单纯登载文学作品的刊物，它将是延安、边区以及延安中心所能达到的地区里的一切文学艺术者的镜子”，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刊物”。它不仅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作品及各方面的文艺活动，而且鼓励文艺上的创新和探索，注重讨论和批评，不断反映前线 and 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创

作，活动及其经验教训。“它愿以突击的精神参加到文艺工作总动员的活动中来”。革新后的《文艺突击》共出两期，合为新一卷。最后一期出版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廿五日。原计划从第三期起扩大组织，“除文协负责编辑外，还请鲁艺、音协、美协、剧协、抗大、八路军总政治部来共同参加编辑事宜，希望在编辑上能做得更完善些”；但因财力物力缺乏，不得已而停刊。后由于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尤其各工厂各机关的文艺小组，部队里的中级干部和许多文艺工作者”的迫切要求，又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以新的名称——《大众文艺》问世了。

### · 有关史料 ·

#### “编后记”六则

之一：（原载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

《文艺突击》曾经出过两期油印版的，现在改为铅印。在这中间，是相当困难、艰苦的，希望同志们热心地、广泛地共同协助。因为只有一个共同的力量才能使这一份小小的粮食，能够一半供给边区，一半送给前线游击区。这在今天是特别需要的。

这一期有两个特辑：第一个是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鲁迅先生；另外工厂文艺，一为印刷厂，一为机器厂的。其余几篇也都是这时代中间斗争的真实反映。因为又是一个从第一期开始，中间有两篇文章是从油印版选来的，特先声明。

《文艺突击》热诚地盼望着同志们的稿子，关于边区各个角落的生活的反映和前线战壕里、工作中种种反映。

我们收到很多稿子，其中差不多都是诗，希望多写小说、报告、论文、速写、杂文等等。稿子以及给我的意见和信，请寄边区文协文艺突击社。稿子请用稿纸楷写，并请不要写两面。



之二：（原载一卷二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

本期内，为了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周扬同志特别写了这篇《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此外应该说的：沙汀同志的小说是暴露后方某一角落的。严文井同志的速写，却正是山西柳林的一个真实镜头。苏联爱伦堡的那篇关于西班牙的报告，一面揭露了法西斯蒂的暴行，一面也给我们刚在发展中的“报告文学”来一个参考。

另外该声明的：《文艺突击》的编辑方面是由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的。还有就是向《五月在延安》的作者们及所有捐助帮助的同志们致谢。同时，我们急迫地等待着多方面的更多的捐助与帮助以及所有的意见。

寄稿请短，用稿纸写便于排版。

之三：（原载一卷三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首先要向读者们抱歉的是这期的迟出，一方面因为轰炸的影响，同时印刷厂也在长期地赶排《解放》——不过以后我们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以不大脱期为原则，继续下去。

本期臧云远先生的论文，是给我们蓬勃的诗运提出一部分参考来。

《我没有走开》是前方农村工作中一段速写，《烽火边的人们》则报告了宋家川一带群众的情形，严文井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后方残废病院的一个写实，准备连载下去。

第四期可以预告的有关延安轰炸的特辑，不日出版。

在这个要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里，我们可以想到会来的一切更大困难，因此我们也就需要更多的同情与帮助了，尤其在稿子方面——根据目前，委实诗是太多了，但是篇幅小，是没法子的。现下，最希望的还是三千字以内的论文、速写、小说、报告之类的文章。

本来决定本期还有冼星海同志做的一支歌《太行山上》，但因为印刷材料关系，未能印出，谨向他致谢。

之四：（原载一卷四期，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因为印刷与时间的不允许，本刊改为月出一次。——这些实际困难，读者同志是能原谅的。

本期增添了“短论”一栏，是想多反映些文艺上一般的倾向与批评

延安文艺大系

的。至于其他的文章，读者同志是自有见地，我们不再赘谈了，该声明的是上期《一群曾是战士的人们》未完，不过经过作者来谈，不再接续下去了。

但盼以后能经常接续下去，月出一次。不过能否如愿，要看抗战中文艺工作的开展，以及读者同志和多方面协助的力量了。

之五：（原载新一卷一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因为印刷关系，《文艺突击》脱期到现在，应向同志们道歉。现在改为以文艺为主的艺术的综合刊物，所以改成新一卷第一期。这一期因时间匆促，急于付印，内容上自然离我们的理想和主旨还远，对于关心我们的同志及读者，应先特别声明。

时逢五月，对五月的东西表现较少。一方面由于延安的五月已在生产中反映得很充实，虽然生产特辑的稿件不够，至少是与五月相密切联系着。一方面由于来稿较少，就是有，也不合用，只好就如此了。但是，今年五月的特点，是把“五四”订为“中国青年节”，我们以乔木同志的《青年颂》，来纪念它。

机器厂技术工人刘亚洛同志的报告《一百三十只油桶的计划是怎样突破的》，已昭示出中国工人作者的能力并不弱，成功的希望很大，只要同志们不厌不倦的给他们以鼓励，指示和帮助。印刷厂工人程海洲同志的通讯虽较差，但是他们热烈的努力，若获得各方面的帮助，一定会飞速的进步。八路军后方部队下级干部老宁同志，以实际生活材料所写的《病》，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下一期，我们想多搜集一些关于旧形式利用的理论研究及创作，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才能获到相当的成果，这里谨请同志们踊跃赐稿，对于生产运动方面，我们还希望有稿子来，定能逐期选用，以充分反映边区的生产情形。至于前方的材料，除希望去前方回来的同志赐稿外，还切望生活、战斗在前方的同志更多多的寄稿子来。那么，这小小刊物才会达到广泛反映边区和华北的文化活动及实际生活与战斗的理想。

之六：（原载新一卷二期，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这一期的稿子早就编好了，因为印刷厂的变动，不得已而又脱期，这是编者极端抱歉要向读者请求原谅的。

新一卷一期出版后，对于特辑内容及排版样式，本社为征集多方面的批评与指示，曾邀请本社撰稿人及爱护本刊、赞助本刊的延安文化界同志，举行过一个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很诚恳地指出了本刊的缺点，并给了许多宝贵的指示。这一期就根据了这些意见和指示，尽力改进了一点。今后我们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督促和鼓励。

关于民族形式诸问题的论著，是我们今后研究民族形式的最正确的指针。马健翎同志的《查路条》，经过几次排演，都认为是利用民族形式的成功作品，希望同志们能在这方面更多地提出问题来研究，以期收获更好的成绩。

本刊出版适逢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我们谨以萧三同志的《我怎能忘记》这篇回忆文字、《献给玛克辛·高尔基》这篇纪念高尔基的重要文献和《狱室生活》的译作来纪念这位文化巨人——高尔基。

关于本期创作方面，这里特别介绍的是《勤务员陈小牛》这篇作品，它提示了一个有力的主题：在这篇作品里具体地反映了延安工作大检查中的现实生活；而作者据说是一位仅仅刚读完高小的工作同志，他这种努力写作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一篇就是《我和菜油机的生活》，作者是一个机器厂的十四岁的童工，文章是由工业展览会的情报上剪下来的。他写得亲切、生动，使我们觉得将来在广大的群众中间，一定会有更为生动的真实的作品出现的。

《达布赤克的开拓》的作者是在蒙古生活过很久，他在这篇作品里向全国同胞传达了蒙古同胞对于抗战运动的热情。

卞之琳、吴伯箫两同志，新由前线归来，《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是他们文艺工作团提出的工作意见，发表在这里，以供从事前方文艺者之参考。

为了能够更充实、更广泛地反映边区和华北前线的文艺活动及战斗生活，并达到艺术的综合刊物的任务，本刊编委会要由第三期起扩大组织，除文协负责编辑之外，还请鲁艺、音协、美协、剧协、抗大、八路军总政治部来共同参加编辑事宜，希望能在编辑上做得更完善些。

## 文艺界的精神总动员（节录）

### ——代革新号创刊词

在这五月，充满了我们民族的战斗纪念日的五月，抗战第二十三个月和第二期抗战正开始的五月，全国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五月，在延安，文艺界也开始进行着新的动员。

就在这五月里，《文艺突击》也以革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读者眼前。它的革新的任务，就在于要配合这新的动员，反映和推动这新的动员。今后，它将不是单纯登载文学作品的刊物，它将是延安、边区以及延安中心所能达到的地区里的一切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镜子。

它将要反映这些区域里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方面的文艺活动，要登载这各方面的作品，它要反映文艺界一切新的尝试，以及文艺的理论上和具体道路上的探求上所进行的活动；它将要吧讨论和批评当做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要不断地登载前线和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各种报告，把经验教训集中起来，以供边区以至于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研究参考。

这就是《文艺突击》革新的要点。它愿意以突击的精神，参加到文艺工作总动员的活动里来。

（原载《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 稿约

- 一、理论：艺术（音乐，美术，戏剧等）与文艺的理论及批评。
- 二、旧形式：旧形式的理论研究及创作。
- 三、创作：小说，戏剧，报告，诗歌，通讯，木刻，歌曲等。
- 四、群众文艺：工厂，农民，青年，妇女，部队文艺作品。
- 五、翻译：艺术及文艺理论与作品的介绍。
- 六、每篇字数不得超过五千字，特稿例外。
- 七、刊用后，以本刊为酬。
- 八、来稿寄延安杨家岭文化协会文艺突击社。

（原载《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 《山脉文学》——《山脉诗歌》

(一九三八年十月创刊)

《山脉文学》，是延安山脉文学社一九三八年十月编成并准备铅印出版的一个综合性文艺刊物，编辑者为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的奚定怀（现名奚原）、西野以及徐明等。

创刊号编好以后，奚定怀受大家的委托，执笔给毛泽东同志去信，请他为杂志题写刊头。当时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十分紧张。但是，他对这些文学青年的要求和从事革命文艺的热忱，十分爱护和支持，便于十月二十七日题写了三个“山脉文学”的刊名供选用。在批复中，毛泽东同志说：“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又说：“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建议刊名改为《山头文学》呢？原来《山脉文学》的编者，受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启示，懂得山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所以将刊物命名为《山脉文学》。当时，没有认识到：“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版、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新民主主义论》）所以没有改变刊名。

但是，因为印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铅印的《山脉文学》没有能够出版，而是于十月底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

《山脉诗歌》是由山脉诗歌社编辑出版的。当时，参加山脉诗歌社的主要是抗大和鲁艺的教职学员。此外还有马列学院、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后方留守兵团等单位的诗歌爱好者。他以普及群众文艺为宗旨，以诗歌为武器，讴歌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

延安文艺大系

《山脉诗歌》出版时，不便再打扰毛泽东同志题写刊名，编者便将毛泽东同志为《山脉文学》题写的刊名中的“山脉”二字移用过来，再配上艺术体的“诗歌”二字，合成《山脉诗歌》的刊名。

《山脉诗歌》系油印三十二开本，刊名有时竖排，有时横排。先后负责编辑的主要有奚定怀、徐明，劳森也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撰稿者多为山脉诗歌社的社员，但不限于此，社外同志投寄的佳作也刊登。负责蜡板刻印和封面设计、以及编排装帧的是抗大文印股股长西野。每期目录都印在封面上，还配以时事漫画。为了使刊物的形式美观、生动和活泼，有时还用红、蓝两色套印。该刊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经费，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征稿、编辑、刻印，他们的工作十分认真和辛苦。所需经费，全靠社员每月缴的一角钱会费维持，纸张和油墨均无可靠保证。所以，刊物也不定期，有时半月出一期，有时一个月出一期。每期的纸张也不统一，有什么纸用什么纸。每期约印百份左右，除了赠送给毛泽东同志和有关单位外，一部分交新华书店代售，一部分则寄往其他抗日根据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山脉诗歌》约出了十期。此外，在山脉诗歌社蟠龙分社，也出了类似的刊物。

《山脉诗歌》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第一个诗歌刊物。它机动及时，具有较强的群众性和战斗性。在配合斗争，反映生活，团结作者，促进创作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由于山脉诗歌社的大部分成员陆续离开延安，奉命奔赴敌后工作，所以，《山脉诗歌》便停刊。

## 《戏剧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

《戏剧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编，是鲁艺的专业性刊物之一，主要作为内部研究和对外交换，少量外售，每册八分。该刊为油印三十二开本，单面横行刻印。每期页码不等，封面的刊名为艺术体，美观大方。

该刊主要刊登戏剧作品和理论文章，有时也登一点剧运消息。从现在见到的两期刊物看，该刊以戏剧理论和剧运研究为主。第一期目录六篇，其中即有理论文章四篇，而且以张庚同志的《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一文领头，还有两篇是关于该期发表的剧本《红灯》的导演与舞台效果的理论文章。第二期刊登的六篇文章，全部是理论性质的。另外，还刊登了些剧运短讯，如鲁艺实验剧团给全国各地演剧团体负责同志的信及西战团、抗大文工团活动情况等。

《戏剧工作》每月出一期，共出了两期，以后，便并入鲁艺的综合性刊物——《艺术工作》。

## 《文艺战线》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创刊)

《文艺战线》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抗战联合会领导下，组织了《文艺战线》编辑委员会。主编是周扬，编委会成员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是夏衍。文艺战线社出版，桂林生活书店印刷、经售，代售处为各地生活书店。该刊通

延安文艺界

讯处是延安文艺界救亡协会转文艺战线社。

该刊为月刊，每逢十六日发行，零售每册二角五分，外埠每册二角八分。十六开本，竖排铅印，它是当时延安编辑的文艺刊物中纸张最好的一种，印刷也比较精美。封面设计很别致：整版是一张彩色稿纸的图案，靠右边从上到下为艺术体的“文艺战线”四个大字，字形和笔锋，都很有气势，如冲杀，似飞奔。这种设计，形象地表达了刊名的含意。左下角为空白处，恰似稿纸缺一角，用艺术体的阿拉伯数字标出期数。期数为彩色，同一位置还有四号字的“延安文艺战线社出版”和二号字的“第一卷、第×号”字样。封二为目录，上端为横条图案，画有一只大笔，衬以象征战争的铁丝网。中为竖排目录，下端为主编、编委名单，出版者、发行人、通讯处、定价等。

在《文艺战线》创刊号内，周扬的《我们的态度》一文，实际是本刊的发刊词，它对刊物的性质、任务和当前文艺问题的主张，都作了说明。周扬指出：“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出的，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文艺战线》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战线”，“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集合大家的力量，在文艺的领域内做一点切切实实于民众有益的工作”，“杜绝一切宗派思想的复萌，促进作家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增厚文艺在抗战中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首先要努力的方向。”该文提倡现实主义，主张作家上前线去，鼓励作家提高修养，倡议加强文艺理论和批评。

在这一宗旨之下，该刊有这样几个特点：

重视报告文学——该刊六期内共发表报告、通讯、特写二十三篇，分别反映了抗战前线、后方民兵、军事人物等方面的现实生活。其中卞之琳的《石门阵》、野蕪的《女自卫军》、康濯的《上阳武夜袭》、刘白羽的《五台山下》等，都是作者们参加了



抗战文艺工作团，根据前线见闻的生动材料写成的。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写一个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无限欢欣。沙汀的《贺龙将军印象记》、刘白羽的《记范筑先将军》，都写得十分生动，突出了人物作为军事指挥者的特征。在战争年代，现实生活波澜起伏，急遽变化，群众需要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生活、指导方向。同时，作家为时代所感召，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必然用最轻捷的文学体裁去反映生活。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报告文学、特写之类较快地发展起来。《文艺战线》适应这种情况，发表了许多篇报告文学作品。

重视文艺理论和评论——周扬在《我们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战时文艺理论批评的工作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开始一个理论的运动”。按照这一编辑宗旨，《文艺战线》每期都有比较扎实的理论或批评文章。如第一期艾思奇的《抗战文艺的动向》，第二期周扬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都是比较有分量的。特别是第五期，集中发表了六篇艺术创造者论民族形式的文章。这说明该刊是继《文艺突击》之后，对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非常重视的一个文艺刊物（其中罗思和萧三的两篇，是从《文艺突击》上转载的）。另外，该刊第三期艾思奇和陈伯达的两篇文章，第六期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等，也是探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当时，在全国文艺界正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以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积极从理论和实践上探求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该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说明对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视。

重视木刻画——由于战争时期，延安绘画材料奇缺，美术家们就地取材，利用当地木料发展了木刻画。《文艺战线》每期都